



難以自拔的癮頭

# 郎亞玲 靠閱讀的狠勁 搭起燦爛舞臺

文、圖／鄭懿瀛

在書香世家成長的郎亞玲，從小就因為環境與天分的牽引，讓她能自在地藉由閱讀汲取生命養分；一路走來，她的閱讀面向也因為角色的轉換，不斷擴大，她對於閱讀的態度，豈是一個「狠」字了得！

頑石劇團創辦人郎亞玲是個天才兒童，智商接近150，學校功課難不倒她，從小就浸淫於課外書籍，成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，也指引了她人生的方向，直到現在，這種廣泛閱讀、飢渴閱讀的狠勁，依舊是她難以戒除的癮頭。

## 書香世家與白色恐怖

這位天才兒童生長在書香世家，父親郎俊是江西中正大學土木工程畢業，來臺灣後任職於臺灣電力公司，卻終身酷愛文學與史學；母親和父親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同學，也同樣在抗戰時期就讀於中正大學教育系，來臺



藉由閱讀，讓郎亞玲在表演舞臺上更易發揮。  
(郎亞玲提供)



郎亞玲透過閱讀吸取養分，構築出生命與眾不同的態樣。

灣後任教臺北市和平國中。

郎亞玲有5位兄姐，她排行老么，備受呵護，在家學淵源和自己的天分牽引下，閱讀於她，成為一種隨意汲取的養分，讓她的生命構築成與眾不同的態樣。

郎亞玲小學三年級就開始讀《水滸傳》，而且把當中出現的108條好漢的名字及其綽號，都背得一清二楚，然後又讀《西遊記》和《三國演義》，但最愛的還是《紅樓夢》，也是影響她一生最大的一本書。

提起《紅樓夢》，立刻勾起郎亞玲甜美的書香回憶：「我父親會在餐桌上，背誦紅樓夢裡的情節，然後要我們5個小孩猜是出自第幾回？我們差不多都能正確答出，餐桌上充滿了歡樂的紅學氣氛。」

不過，這種全家共讀的美好時光並沒有持續很久，在郎亞玲讀國中一年級的時候，忽然有一天，父親郎俊被調查局抓走了，說是匪諜，被判了10年徒刑，雖然後來關了8年就被釋放，但仍對她造成極大的影響，郎亞玲變成一個性格封閉、完全與外界隔絕的女孩，連她精神得以寄託的豐富藏書，一夕間也都消失不見了。

幸好，她在一位同學家發現了新大陸，這位同學的父親雖然是在調查局工作，但家中豐富的世界文學名著，讓郎亞玲忘卻

了仇恨（誰知道是哪個調查局人員抓走父親的啊？），整個國中二年級和三年級，她再度發揮閱讀的狠勁，K完《簡愛》、《戰爭與和平》、《小婦人》、《莫泊桑短篇小說集》等等經典。

郎亞玲在青澀的少女時代就有一個認知：「閱讀對我來說，是很大器的，要讀，就要讀很經典的書。」這個閱讀信念，持續影響了她往後的讀書路徑。

## 叛逆青春與風雲才女

中山女中時代，郎亞玲自認為非常叛逆，但細問之下，也只不過是在欣賞她絕佳文筆的國文老師嚴定暹等人「庇護」之下，蹺課去作家張曉風開的「我們的咖啡店」，或者是到畫廊去看畫展，狂亂於美術天地，學畫，讀《梵谷傳》和《天才的悲劇》，然後在中午休息時間，上講臺現買現賣西洋美術史，讓同學額外獲得令人驚豔的知識。

然後，有一位飽讀四書五經的高中男生喜歡上她，相約在臺大傅斯年墓園，以《昭明文選》為緣分之起始，擴及《詩經》、《離騷》和《楚辭》，再旁涉考古，雖然戀情未續，但郎亞玲仍然很感謝那位準初戀才子的閱讀提攜。

東海中文系時代的郎亞玲，成為美麗校園裡的風雲人物，在那個鄉土文學運動狂飆的年代，她一會兒是東風社的哲思高人，一下子又在佛學社展露慧根，又或者變身成現代詩社的才女詩人，讀書、寫作，秉承一貫反體制作風，讀自己的書、走自己的路，甚至在女生宿舍上舖構築了一座小小的書城，用餐費換得的經典書籍，讓她甘心一個禮拜都吃泡麵度日。

順理成章地考上東海中文所後，郎亞玲跑去聽在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擔任客座



的知名作家趙之藩（《半下流社會》一書作者）演講，頓時被他豐富的學問迷住，甚至感動落淚，而趙之藩也喜歡這位女學生的靈性與才情，於是他成了她的論文指導老師，題目是「先秦儒家的美學」，讓郎亞玲再度將閱讀的觸角伸向充滿挑戰的領域，而且照樣樂此不疲。

## 從美學走向劇場創作

讀先秦美學、現代自由主義，讀原典、翻譯小說、美術史、電影理論，幾乎無所不讀的郎亞玲終於拿到碩士學位，她選擇到大度山麓的嶺東商專去教書，但不久卻生了一場大病，全身幾乎癱瘓，甚至連拿書起來看都辦不到，她躺在無助的床上，對自己的價值產生了極大懷疑：「多一個讀書人、少一個讀書人，有什麼差別？多讀一本書、少讀一本書，又有什麼不一樣？」

她養兵千日的頭腦，經過深思之後，決定要做一件沒有人在做，又能夠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事，她打電話給從小就引領她讀書，後來遠赴加拿大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的姊姊說：「我想組一個劇團。」、「不錯啊，很好！」姊姊如是說；另一位嶺東科大教音樂的同事，甚至聽聞這個構想後立刻就加入組團行動，擔任作曲，一個讓人感動不已的「頑石劇團」，於是成立。

重新找到奮鬥目標的郎亞玲，把纏人的病遠遠棄置於生命的角落，閱讀的狠勁，活潑旺盛的求知欲，又將她的人生構築了另一個美麗燦爛的舞臺。



## 郎亞玲小檔案

郎亞玲，籍貫浙江金華，出生地臺灣花蓮，小學、國中、高中都在臺北市就讀，大學考上東海大學中文系，積極參加各種社團，也在新詩創作上嶄露頭角，東海中文研究所畢業後曾任教於臺中嶺東商專。

1994年，郎亞玲創辦了中部第一個劇團「觀點劇坊」及之後的「頑石劇團」，以「社區劇場」的操作模式，在舞臺上重現臺灣的歷史軌跡。另外，郎亞玲目前還擔任桃園「大溪藝文之家」藝術總監，積極推廣藝文交流。

## 郎亞玲的推薦書

### 《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》

塊狀閱讀經典劇本的郎亞玲，特別推薦一本她正在閱讀的荒誕劇場巨著——《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》，作者是義大利20世紀荒誕劇場先驅皮蘭德婁（Luigi Pirandello），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郎亞玲說，皮蘭德婁在這本經典中，設計了一個情境，讓劇作家筆下的六個角色跳脫紙本，現身於劇場中，要求現場演員演出他們的故事。

書中拋出一個值得沉思的一個主題。劇中人：「你不是我，你怎麼知道我的高興與難過？」「只有我能夠詮釋出最精準的我的故事！」但是，劇中人不能自己演自己，只能透過演員去詮釋，所以，最終仍舊要回到一個根本的提問：「劇中人要如何在演員身上活過來？」

身為一個劇團的藝術總監與劇本創作者，郎亞玲深刻體會到這種衝突張力，也因此，讓她喜愛上這本書，喜愛持續不斷的人生思索。



為了頑石劇團，她想盡辦法收集相關劇本、學術理論，包括化妝、舞臺設計等書籍，都是這位閱讀成癮的才女飢渴的標的。她說：「這個時候的我，開始從線性閱讀進到塊狀閱讀，也就是與戲劇有關的類型閱讀。」

除了舞臺技術的知識領域外，郎亞玲的「塊狀閱讀」鎖定了女性主義區塊，西蒙波娃的女性自覺、臺灣婦女運動的歷史與實踐、從心理學與社會學角度觀測的女性處境等等，她以學術訓練的底子，加上天生的組織力和記憶力，硬是K進了大量的「婦女新知」，也厚實了頑石劇團的根基。

### 點亮大格局閱讀的燈

不僅如此，身為外省第二代，同時也是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第二代，郎亞玲透過真誠的感知與閱讀，找到對臺灣的認同意識，並反映至頑石「臺灣人物系列」的劇本創作上，從第一部廖添丁開始，然後鄧雨賢、楊

遠、張深切、鄧南光和少帥張學良，直到近期推出的「臺灣第一位女醫師」蔡阿信，在人物典範裡，她讀出了臺灣之愛。

現在，她依然習慣性地在睡前閱讀，充實的燈光下，讀詩、讀短篇小說、讀哲人和宗教家的傳記行止，享受一天當中，最無慮的美好時光。

下一階段，她已想好了更為大格局、更國際化，同樣親切，只是方向不同的閱讀計畫，並且也構思好一本半自傳式的三部曲小說，輔以創作劇場的呈現方式，繼續為女性主義發聲。她笑說：「第一部曲的書名我已經想好了，就叫做《匪諜的女兒》！」

至於第二部曲和第三部曲，在午後陽光溫暖地映射下，郎亞玲緩緩吐出一生中兩個最愛的角色名稱——《劇場的母親》與《X X的情人》。🌀